

談魯迅《祝福》(1)的人物形象

■ 喬 木

緒言

《魯迅全集·集外集·〈窮人〉小引》載：「寫人物，幾乎無須描寫外貌，只要以語氣、聲音，就不獨將他們的思想 and 感情，便是面目和身體也表示着。」⁽²⁾魯迅描寫《祝福》中的祥林嫂及魯四老爺，也是借助他們的語言、表情、動作，甚至以環境描寫，襯托出人物的性格，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但單憑人物形象，是否足夠全面了解人物呢？《祝福》是魯迅著名的篇章，也是一般語文老師常用的輔助教材，本文試以人物形象為題，進行分析，從中透視人物描寫的慣用手法，希望同學看完本文後，能加深對人物描寫的認識。

形象分析

魯迅筆下的祥林嫂，不僅是女傭，也是媳婦、妻子及母親。同樣，魯四老爺不僅是傳統家庭的一家之主，也是地方上的權紳、傳統的士人。因此，即使魯迅筆下只寫這二人，實際上牽連的社會角色甚廣，其中的關係也微妙交錯。

首先，作者在刻畫祥林嫂時，主要從祥林嫂的外貌、動作、語言等方面並運用前後對比手法，描寫這位善良、勤勞卻不幸的悲劇人物。作者在描寫祥林嫂的外貌時，描寫了她的眼神、頭髮、表情各方面的形態及不同階段的變化，從而表現出祥林嫂的悲劇形象。舉例來說，「眼是靈魂之窗」，眼神可以洞窺人物的內心世界。當祥林嫂第二次到魯四老爺家工作時，剛嘗喪夫喪子之痛，因此「眼角上帶些淚痕，眼光也沒有先前那樣精神了。」當她憶述兒子被害經過時，她的眼睛總是「沒有神采」；當別人拿她不幸的遭遇來嘲笑時，她則「總是瞪着眼睛」，可見在種種不幸遭遇下，她雖然傷心難過，但仍然堅強不屈。可惜，她長期在工作上受責難，再加上別人的處處揶揄，她變得「眼睛窈陷」，沒精打采了。

另一方面，當「我」再次遇到祥林嫂時，她眼盯着「我」，又問問題「沒有精采的眼睛忽然發光」，可知「我」對她有特殊意義。因為祥林嫂知道自己在傳統禮教中得不到原諒，於是她惟一可寄望的就是「我」，希望「我」的新派學問能夠接受她過往的過錯，所以「我」的一言一語都令她「沒有精采的眼睛忽然發光」，帶給她無限的憧憬和希望，可惜「我」的答案也無法改變祥林嫂的厄運。

祥林嫂的臉部表情在不同階段也有不同的變化。當祥林嫂初到魯四老爺家時，她雖然「臉色青黃，但兩頰卻還是紅的」，她日夜工作，卻也知足，「口角邊漸漸的有了笑影，臉上也白胖了」，可見祥林嫂是一個敬業樂業的女僕，也滿足於自己的工作。可是當她再到魯家做事時，她卻「整日沒有笑影」，掛着一副「死屍似的臉」，最後見「我」時，臉上仿佛是木刻似的，這時的祥林嫂已如行屍走肉，毫無生氣。

作者也從祥林嫂的動作及行為，側面反映她悲慘的命運。在魯迅筆下，祥林嫂最初行動快捷，一個人的工作抵得上兩個男人。但她再到魯家做事時，「手腳已沒有先前的一樣靈活，記性也壞得多。」這種前後變化可見不幸的遭遇使祥林嫂在身體及精神上受到雙重傷害。最後，祥林嫂雖然竭力地為自己「贖罪」，希望得到別人的諒解，但四嬸的喝斥，她在福禮前「炮烙似的縮手」，從這個動作可想而知她所受到的打擊，也能看出無論她如何努力，再也得不到別人的原諒和接受。

另外，作者還透過語言去塑造祥林嫂的形象。祥林嫂在故事中不多說話，主要有兩處：第一，她向「我」提出問題，一條緊接一條，簡短直接，顯示出祥林嫂內心掙扎已久、反覆思量，才向「我」提出問題。第二，她初喪稚子，向人講述慘劇經過時，不停地說：「我真傻，真的」，最後泣不成聲，充分表現出一位慈母的內咎和懺悔之情。

總的來說，魯迅筆下的祥林嫂是一個安分守己、善良勤勞的農村婦女。可惜，她的不幸遭遇得不到別人的同情，也不被社會接納，最後她變得精神萎靡，孤寂、痛苦地死去。

作者在《祝福》中花最多筆墨的是祥林嫂，其次便是魯四老爺。魯四老爺頑固保守、自私虛偽，全無傳統文化中那種悲天憫人⁽³⁾、民胞物與⁽⁴⁾的高尚情操。作者透過描寫某些關鍵時刻人物的語言和表情，以及客觀的環境來刻畫魯四老爺的形象。

魯四老爺是一個老監生、守舊的士人、地方上的權紳。他的語言，特別是在某些關鍵時刻，充分反映出他的內心世界。例



如，當他得知祥林嫂被劫走時，他既憤怒而又無奈地說：「可惡！然而……」。「可惡」，首先是因為他失去一個不吃不穿的得力助手；其次是魯四老爺覺得祥林嫂的婆婆實在無禮。魯四老爺把祥林嫂的全部工資歸還給她婆婆，也一早料到要把祥林嫂歸還給她婆婆，可是她婆婆竟然像強盜般把祥林嫂擄走，完全沒有通知魯四老爺，所以魯四老爺感到這婆子「可惡」。但他為甚麼又改口說「然而」呢？因為歸根到底，祥林嫂始終是人家的媳婦，無論生死，祥林嫂都是人家的人、人家的鬼，因此她婆婆無論是擄走祥林嫂也好，向魯四老爺要人也好，魯四老爺都無權過問，所以這話反映出魯四老爺雖然有權有勢，卻不能奈何傳統禮教的約束。

另外，魯四老爺雖然也是個監生，講理學，卻並非一位謙謙君子。在小說中，他動不動就罵人家是「謬種」，例如福禮之前，祥林嫂無故失蹤（懷疑已經死去），於是魯四老爺便破口大罵，粗鄙地說：「不早不遲，偏偏要在這時候——這就可見是一個謬種！」於此可見魯四老爺鐵石心腸、毫無憐憫之心。

此外，魯四老爺的表情，也充分顯出其人其貌。魯四老爺語言粗鄙，除了罵人家「謬種」外，他也喜歡「皺眉」。例如，當他得知祥林嫂是個寡婦，他便眉頭深鎖。後來祥林嫂被家人發現她的行蹤，他也「皺眉」，因為他作為鄉紳，深知一個女人偷偷出外工作，拋下家庭不理，是說不過去的。最後當祥林嫂再次到魯家工作，但能力大不如前，魯四老爺也是「皺眉」。作者把魯四老爺安放在這幾處環境，充分見出一個自私自利、不講人情的士大夫。

作者也透過描寫客觀環境，特別是書房上的擺設，用十分經濟的筆墨，準確地塑造了一個偽君子、假道學的典型。傳統書房的擺設可顯示出書房主人的涵養，然而在魯四老爺的書房裏，「一邊的對聯已經剝落」，工具書如《康熙字典》也不完整，所唸的書如《近思錄集注》和《四書襯》，也只是理學入門或為應付科舉而設的坊間參考書而已，這樣簡陋的陳設和粗淺的書籍都反映出魯四老爺是一個知識淺薄、孤陋寡聞的人。牆上的半幅對聯寫着「事理通達心氣和平」⁽⁵⁾，如果這是魯四老爺的做人宗旨，身為一家之主、鄉紳和道學先生的他，有沒有「通達」地對待祥林嫂的不幸遭遇呢？此外，他動不動就罵人家「謬種」，這算是一個「心氣和平」的讀書人嗎？如果再深入來看，上聯「品節詳明德性堅定」已經剝落，是否正隱晦地指出了魯四老爺毫無品格德性可言呢？由此可見，簡單地描寫書房擺設，已經恰如其分塑造了一個孤陋寡聞、學識淺薄的假道學、偽君子了。

總結

魯迅寫祥林嫂和魯四老爺，是通過描寫人物的語言、表情、動作，以及他們所處的特定環境來刻畫人物的性格，並表現人物複雜的內心世界。但單憑勾勒人物形象，是否足夠全面展現人物的故事、判斷人物的是非善惡呢？本文礙於篇幅所限，未能深入討論，故另撰篇章《談魯迅〈祝福〉的故事情節》於下期《啟思教學通訊》，再作深入探討。

注釋

- 1 見劉紹銘、黃維樑《中國現代中短篇小說選·祝福》（1984，友聯出版社）頁24-37。
- 2 見魯迅《魯迅全集·集外集·〈窮人〉小引》第七卷（1973，人民文學出版社）頁460。
- 3 見高步瀛《唐宋詩舉要·茅屋為秋風所破歌》（1992，香港：中華書局）頁227。
傳統知識分子的悲天憫人態度，數不勝數，現以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為例來說明之。杜甫屋舍被毀，他擔心卻不是自己的安危，反而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這可以看見傳統知識分子悲天憫人的態度。
- 4 見張載《張子全書·西銘》（1935，上海：商務書局）頁3。
- 5 見朱熹《四書集注·論語·季氏》對「不學詩，無以言」的注解：「事理通達心氣和平故能言」（陳湘記書局）頁117。

參考書目

- 1 李宗英《六十年來魯迅研究論文選》（1982，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2 李彪《魯迅悲劇藝術論稿》（1993，南京大學出版社）
- 3 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1994，中國圖書刊行社）
- 4 劉紹銘、黃維樑《中國現代中短篇小說選·祝福》（1984，友聯出版社）